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 编

语言学 研究

第一辑

YUYANXUE YANJIU

北京大学出版社

B344

语 言 学 研 究

第一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研究. 第1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2

ISBN 7-301-05932-9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年刊 IV. H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633 号

书 名: 语言学研究(第一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932-9/H·07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13.25 印张 339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发 刊 词

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刊物《语言学研究》终于问世了。我们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及广大师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21 世纪的国际学术领域,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领先学科;而在中国,外语及其研究是“纯工具”的强大话语则使外语学者陷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语言研究该如何定位,以什么为方向,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成立于 1999 年 6 月的北大外国语学院共有 8 个系 19 个语种,涵盖了世界 9 大语系中的 6 个(印欧、汉藏、阿尔泰、闪含、达罗毗荼、南岛)。外语学院的成立,为各语种之间的沟通以及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年多以前,北大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季羡林教授在研究所的成立大会上曾指出:“北欧的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写了《英语语法》,成为英国人承认的英语权威。中国也有个例子,(瑞典人)高本汉,虽然他有的地方过时了,但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大家联合起来翻译高本汉的著作。胡适之对高本汉非常佩服。反过来,我们研究日、韩语言让日本人、韩国人钦佩也是能做到的。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出来让外国人承认的外语权威呢,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到。所以,最重要的是拿出成绩来,别的都是次要的。”

那么,怎么拿出成果或成绩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突破口。在外语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从事语言研究,要在观念上将教学经验的总结与系统的语言学研究区分开来,努力从具体的语言及语言活动材料中提取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包括语言学习和教学的规律),予以理论建树。正如许国璋先生赞扬索绪尔的突破精神那样:“有哲学的自信,敢于立说,把语言学从考据名数之学改变为统观关系之学。”(许国璋《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1981)此乃出成果、出成绩的突破口之一。规律的总结,往往需要对多种语言的考察。此时一个人、一个专业单枪匹马的作战就很有局限了。比如研究一个语言的语源、语系归属、外来语,不联系别的语言是无法办到的。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ndré Martinet)说过:“没有一种语言是自给自足的。”这就要通过横向联系,“把有关的语言拿来进行比较研究”(季羡林语,引文同上)。此乃出成果、出成绩的突破口之二。要搞好外语研究,不能不深入了解本民族的语言,对大多数中国的外语学者来说,这意味着将外语的研究与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外国的语言学理论、方法与汉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一些外国语言,特别是东方的一些语言,又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比如研究韩国语不联系中国朝鲜语,研究泰语不联系中国傣语,那是很难深化的。古今中外出大成绩的语言学家,许多都将一整个语族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我们的外语研究应该也有条件加强汉、民、外的结合。此乃出成果、出成绩的突破口之三。

出成绩要有负载成果的形式和阵地,《语言学研究》便应运而生,她专门刊载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期刊载的论文均出自北大外国语学院教员、研究生之手。我们也希望将她办成全国语言学同仁的研究园地。诚邀各位同仁踊跃投稿,将自己在理论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其他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此外,我们也欢迎有关语言学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发刊词	(1)
-----------	-----

语言学理论研究

人文话语的对话性分析	凌建侯(1)
句子的实际切分	钱 军(8)
韩礼德“主位”的形式特征及其相应的语义范畴“主题”	彭宣维(21)
什么是 deixis?	姜望琪(29)
对中介语中虚假 T 移位的理论分析	张 华(39)

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接触

从韩、日、满语音的比较看韩语的语系归属	赵 杰 王姝颖(50)
汉语的疑问语气词	李淑静(57)
俄语动词体时与英语动词时态对比	黄 颖(64)
对日语黏着语说的再认识	彭广陆(70)
论日语反驳言语行为的类型及语用意义	赵华敏(81)
基督教对现代中国语言的影响	王逢鑫(91)
浅谈汉语与越南语的接触	咸蔓雪(98)

具体语言的研究

现代俄语超句子统一体中的语法联系手段	王辛夷(105)
英语的推断性情态系统和决断性情态系统	余苏凌(114)
语境——语义的确定	付志明(127)
缅甸语动词后附词的探析	汪大年(138)
俄语非动词述体配价的研究	宁 琦(148)
无动词句的界定及范围	周海燕(153)
俄语近年来出现的新词新义	张海燕(159)
通读《太阳石》的三大语言关键	徐曾惠(165)
俄语中词汇重复和词的重叠	鲍 红(171)
初探含连接词 И 的对别并列复合句	王立刚(175)

学术建设

素材是人文科学的基础	段 晴(181)
“语言学沙龙”十年随想	高一虹(186)
论沙龙与学术繁荣	沈 弘(189)
语言学沙龙笔记:第 324 期	(195)

Linguistic Research

<i>From the Editors</i>	1
-------------------------------	---

Theoretical Studies

A Dialogic Analysis of Humanistic Discourses	
<i>Ling Jianhou</i>	1
Vilém Mathesius o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i>Qian Jun</i>	8
Formal Nature of Theme in Halliday and Recovering Topic as the Semantic Counterpart	
<i>Peng XuanWei</i>	21
What Is Deixis?	
<i>Jiang Wangqi</i>	29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seudo-Tough-Movement	
<i>Zhang Hua</i>	39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Linguistic Family of Korean Viewed from a Comparison of Korean, Japanese and Manchu	
<i>Zhao Jie & Wang Shuying</i>	50
The Interrogative Particles in Chinese	
<i>Li Shujing</i>	57
Tense and Aspect of Russian and English Verbs: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Beginners of Russian	
<i>Huang Ying</i>	64
Reconsideration of Japanese as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i>Peng Guanglu</i>	70
Refutation in Japanese: Types and Pragmatic Inferences Contrasted with Those in Chinese	
<i>Zhao Huamin</i>	81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Upon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i>Wang Fengxin</i>	91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Xian Manxue</i>	98

Studies of Specific Languages

Grammatical Devices of Discourse Cohesion in Russian	
<i>Wang Xinyi</i>	105
Deontic Modality and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	

<i>Yu Suling</i>	114
Context Defined Meanings in Arabic	
<i>Fu Zhiming</i>	127
Burmese Verbal Postpositions: Types, Origins and Directions of Change	
<i>Wang Danian</i>	138
Valency of the Non-Verb Rheme in Russian	
<i>Ning Qi</i>	148
Definitions and Ranges of Zero-Verb Sentences in Russian	
<i>Zhou Haiyan</i>	153
New Words and New Meanings in Russian	
<i>Zhang Haiyan</i>	159
Three Linguistic Keys to the Reading of PIRDRA DE SOL	
<i>Xu Zenghui</i>	165
Lexical Repetition and Reduplication in Russian	
<i>Bao Hong</i>	171
Russian Compound Sentences with the Conjunction И	
<i>Wang Ligang</i>	175

Academic Forum

Data as Basis in Humanistic Research: The Case of a Syriac Document Interpretation	
<i>Duan Qing</i>	181
Ten Years of the Linguistic Circle	
<i>Gao Yihong</i>	186
Salon and Academic Vitality	
<i>Shen Hong</i>	189
Linguistic Circle Notes: No. 324	195

人文话语的对话性分析

凌建侯

【提要】 本文根据巴赫金的哲学—语言学理论为人文话语概括出了三个特征,即话语是人文研究的直接现实、对初反映的再反映、至少蕴含了研究者与他人话语的两种声音,对人文话语的对话性做了实例分析,并认为,在不改变客观文意内容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恢复相对而言可能出现的对话语形式,揭示独白体文的对话性。

【关键词】 巴赫金,人文话语,对话性

一、巴赫金的对话论(диалогизм)与人文话语的特征

1. 对话性(диалогичность)及其哲学基础

俄国学者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以对话论著称于国际学术界,从他晚年的一些片段式笔记小文来看,对话论的立足点主要表现在人格论上。托多罗夫(Tz. Todorov)将巴赫金的人格论思想浓缩地概括为:“涵义就是自由,阐释则为自由的实践。”(托多罗夫 1990:98)其实,人具有两重性,一是作为客体的实存,二是作为主体的涵义。人文科学的研究若仿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会只看到人作为客体的一面。所以,从实存的角度看,人的自由是相对的,但从涵义的角度看,则是绝对的,因为涵义来源于主体之间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周而复始。

从巴赫金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人格论体现在把人文文本(话语)视为作者的声音,而不是无声之物。所谓人文话语,指的是哲学、美学、符号学、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话语,兼容文辞和言辞两种形式,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论著和讲话。

从人格论到对话论,再把对话论应用于人文科学方法论,这是巴赫金哲学思考的一条线索,由此他倡导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特别强调人文话语具有对话性。对话与对话性这两个概念好比一对夫妇,一人主内,一人主外,相辅相成。对话一是指对谈,二是指与他人平等相待从而实现自己对生活的责任的一种精神,对话性则是对话精神的外现,是这种精神在人的意识或思想得到符号(主要是语言)客观化时的一种形态。巴赫金提出话语具有普遍的对话性,这看上去是把对话泛化了,其实不然,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人是自由的声音,而不是客体,不是可以被随便捏拿、呵斥、奴役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有差异不要紧,要紧的是人格上的相互尊重,大家可以争论、争吵甚至打断对方说话,但只要不彼此剥夺言说的权利,哪怕某个时段内言说的权利,话语对话性的显现就成为了可能。

2. 人文话语的特征和话语对话性的意义

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的个性、精神方面,人要表达自己作为人的特质,舍去话语便无可依赖,如果越过了他人话语(作品、典籍、文献),离开了它们所表现的作者的态度和立场,那么研究者很难触摸到他的精神实质;人文话语作为精神产品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研究

它就是对“初反映”的“再反映”，对“思想”的“再思考”，对“认识”的“再认识”，对“解读”的“再解读”，所以话语中至少包含两个主体、两种声音，即至少包含研究者与他人话语的两种意向；学术上的新建树依赖于同他人话语的交际，思想只是在与他人思想的交流中才逐渐明晰并最终形成的，只有在对他人讲话、向他人表白（腹稿也具有潜在的言说对象）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思想。这些都说明了人文话语具有对话性。

若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文本，那么作者往往被看做抽象的主体或忽略不计。巴赫金强调涵义中文本作者对他人文本的态度，结构主义重视“精确地”揭示文本本身的意义（对任何人和任何时候来说，理论上是可以重复不变的那部分语义）。结构主义者走的路符合“科学的精确”（至少在方法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是这样）这一思维模式，巴赫金求索的则是对话的思维模式。两种模式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是把文本理解为无声的客体，另一是把文本人格化。若把文本人格化，那么围绕文本所产生的事件至少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碰撞中展开的，表现为至少两个文本的交锋，其中一个现成的，另一个是潜在的。

对话型的认识模式追求的是深度，即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不断深化对人的精神存在的理解，而不是准确程度。当然，追求深度并不是不需要正确性了。面对被思想的对象，谁也不会去错误地思想。任何正常人思想、思考问题时，他在主客观上都是要求正确地思想的。正确性、准确性是人思维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说，正确性应该成为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这里已涉及两种认识因素，一是追求知识可靠性的真与假的因素，另一是知识对人有何意义的是与非的因素，而且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个人完整的思想行为中。20 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 Husserl）指出欧洲出现了“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原因在于，“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尔 1988:58），此后便逐渐形成了科学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也充斥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与道德（文化与生活）被人为割裂的问题，受到文学家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巴赫金自 1919 年开始便以自己独到的哲学理路，研究如何消除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脱节的途径，其后形成了他的关于对话思维的系统学说——对话论。从对话论中实际上可引申出一种超越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的另类科学性，即人文认识并非是不科学的，而是可以以另一种科学性为自己的形态，这种形态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性：真理存在于对话中，追求真理的话语具有对话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两个话语之间都可以发生对话关系了，对话性的显现还需要有一个对话的接触点，这个接触点便是话语的指物内容即话题。

对人文科学而言，相同或相关的话题是研究者相互交锋的场所。如果文学话语不仅在言语形式上是得到完成了的，而且在本质上、主题上也是得到完成了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与自足的现实，那么在人文科学的研究、学术理论的创作和现实生活中，话语在主题内容上的完成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学术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个人结束了，另一个人接着干。科学是一个整体，永远不会完结。它不会分为一系列已完成的和独立自在的作品。”（巴赫金 1998a:283）问学者尽管在主题上不能实现真正的完成^①，还是可以力求在言语形式上达到相对的完成，这种完成往往还包含作者的完成意志：“dixi（我说完了），现在轮到你说。”（巴赫金 1998b:212）这意思就是：关于主题内容的问题虽未穷尽，但现阶段我对这个问题

① 当然也会有个别例外，诸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希望达到认识领域内的这种主题上的完成，但这只有基于存在着现实的上帝——已经可以达到绝对真理——这种类似的绝对理念才会发生。

以及同样论及此类问题的他人话语的看法,我在整个学术环境中能起的作用,可暂时告一段落,可相对地结束了,现在来听听别人的高见吧。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思想见解的正确性都处于发展中,并且作者把他人放到了一个与己平等的地位,应答着前人与同时代人,同时又期待着后人做出回应。

二、话语对话性的实例分析

1. 对话性的某些言语表现形式

在人文话语中一般都隐藏着你来我往的应答,尽管形式上是一种可称做“零位”的对话语。这在大多数论著的叙述中,特别是开头和结尾处,在作者所采取的言语形式上,确实都有所反映。譬如“抛砖引玉”、“批评指正”、“读者参考”等等,这是自谦的说法,是对他心目中的你们(大家)表示谦虚。“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写另一篇‘探索’。”(许国璋语)可把它改写成:“今天探讨的话题可告一段落,下次继续讨论今天话题中涉及的‘这一点’,我觉得它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兴趣。”这既是作者在说自己的计划,也是说给他人听的,包含了预想中的回应。“相信经过……共同努力,在……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高质量的现代批评史。”(温儒敏语)这是对学术界的一种期望,同样包含对同行们的回应在内。这些都是实现对话的言语形式,有套话,也有颇具个性的说法。

当然,人文话语不像日常生活话语那样能当场得到答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很快引起回应。从长远看,很大一部分论著甚至得不到后人的对话。但很快引起应答的论著也不少,报刊上常常出现这种题目的文章:也谈(论)……、再谈(论)……、答……、……(果真如此)吗、我之……观、驳“……”(观)等等,而且经常还会加上“与×××商榷”诸如此类的副标题,更不要说有些书一出就有人写书评,对好书往往会有许多评家,不少名作的注疏与评点甚至可以辑集成史。如果把生活对话中语轮间的时间差看成前后各期报刊出版的时间差,那么这就很像一般意义上的对话,不同之处仅在于一个是面对面的,另一个只能在出版物上相见。

2. 实例分析

例(1)

《论语言》收论文 25 篇。有的论析语言的性质,有的评述语言研究的诸方面。写于 1978 年至 1990 年。

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从建国以后算起,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结构主义的语法分析,生成学派的句法理论,都曾对我有影响。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为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

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甚至对于“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等常识性说法,还没有什么人指出他们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

窃不自量,愿致力焉。

曾经有一位饱学之士,说“中国没有语言学”,又说“中国古人以文字为语言”。我以为中国有语言学,积藏极富。许慎、刘勰、马建忠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在当代,金岳霖在《知识论》里申述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何乐士的《左传》、《史记》语言研究显示了她的计量语言学工夫。

听说世界上不少大学课堂上,有心之人引导青年人认知语言和分析语言,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开端,作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初阶,也作为文科学生理科化的触媒,我们怎样?

王克非、姚小平两位贤友助我辑成此书,我谢谢他们二位。(许国璋 1991)

这是许国璋先生为自己的文集作的序,主要是为了说明文集讲什么内容。但我们很容易看出,序中处处暗含着对他人的回应。文中两评一驳一问的内容都是有所指向的。一评中文系与外文系的语言学研究不相汇合;二评学术界有人对现代语言学不求甚解。这显然是对语言学研究现状的回应,是对当代研究者的呼吁。一驳是批评中国无语言学之论。一问是对我国语言学教育的质疑。可以说,全文大部分是对他人的回应,当然这种回应的意向传递不同于文学话语,这是作者不假任何他人(主人公)之口直接对读者或学术界做出的。

在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一些评述性文章,特别是对学术性会议的述评,我们可以采用第三者的视角把与会者发言和讨论的内容写成文章,就像置身度外的纯客观报道,也可以从第二者的角度出发参与对他人话语所涉问题的讨论,却不让这问题的“原主人”在文章中直接露面,同时文章本身还保留人文话语的独白语形式。读一系列书和听一系列报告,其实道理是相同的。这经常是出色的文章家们喜欢采用的方法。对此类文章我们往往可以在不改变文意的情况下,将它们改写成对话语的形式,从而恢复原文中“被省略了的”对他人话语的强烈意向,恢复暗中对他人话语的回应。

金克木先生在 1984 年写了一篇短文《独白·对话·画外音》(金克木 1996),中心议题是对话。表面上看,作者几乎完全专注于自己思考的问题:一些独白语(如旁白)所具有的对话形式标志(自言自语、书信、画外音、潜台词等),对话体话语与独白体话语的差别,以及对话者之间的态度(地位平等)。在作者写作此文时,对话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要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巴赫金对话思想在西方已引起轰动,即使在我国,他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也已开始为文艺学界所关注。(夏仲翼 1982;钱中文 1983)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这个话题的参与。作者对对话问题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暗中回应对他人话语的立场,即对他人看待此问题所持的立场作出反应,还有对他人回应的期待,文尾明了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不妨试着把这篇短文改写成对话语,从而突显出作者与改写者相互应答的立场。

例(2)

他人^①: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是个普遍规律。不过,对话总归需要有两个人才能发生,而在不少独白形式的话语中,比如我国的古典诗词,通常是作者一人抒发自己的情或志,很难想像在这样的话语中会存在对话因素。

A:龚自珍诗句:

《天问》有灵难置对,
《阴符》无效勿虚陈。

这是独白,自言自语,其实仍是对话,是自己和自己对话,仿佛日记。

他人:实际上,文学创作中的自言自语是应该加上引号的,因为作品中出现的作者,实则作者的面具,不是生活中的作者本人即作家。所以,在诗歌中自己与自己对话就是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抒情主人公这个他人在对话。

B:杜甫诗句:

① 此处“他人”即笔者;“A-I”大致是金先生文章中每一段落的记号,为笔者按先后顺序所标。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是对话。前者是向心目中的“尔曹”(你们)，后者是向眼前的朋友“君”(你)。这仿佛书信。

他人：在抒情言志的作品中，诗人可以为自己设想一个对谈者，在可能做出的回应语境中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对谈者既可以是虚拟的自己，也可以是别人，只要达到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仿佛这“自己”、这“他人”是能够与读者自己联系起来的，那就出现了对话。

C:《红楼梦》开头：

此开卷第一回也。

《三国演义》开头：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两者都是画外音，是本文以外的话，其实也是对话，是作者或者说书人对读者或者听众直接对话。

他人：作品整体作为作家的话语总是对他预想中的读者而发的。至于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如叙述人，他既处于与其他主人公或作者(作者形象)的对话关系中，也处于与听众和观众的对话关系中。这么说来，文学作品，不论属于哪种体裁的作品，不都具有对话性了吗？

D：如果说所有文学作品(甚至于一切艺术品)都是教育工具或者宣传品，那就等于说，都是对话。

他人：从言语形式看，任何文学话语都可以有对话的成分；从话语的目的看，话语的对话性就更明显了。如果作家纯粹是抒自己的情、言自己的志，那他根本用不着用语言来写，可以用一套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符号来写，更何况他的情与志，离开了生活的环境，就不可能在他心里独自产生。俗话说“有感而发”，这“感”总归有所指向；退一步讲，“感”来自何处？纯粹来自他独自面对的大好河山，独自所见的不平之事、可恶之物？山川事物引起思绪联翩，这无可否认，但还有一个之所以能意识到它们的前提，引起作者情思的前提。所有正常有意识的人，到老都还记得小时候所接受的“宝宝，妈妈可不喜欢这样哦！”诸如此类的话，正是有了他人对事物或现象的种种情态与评价这个前提，才会引出好恶的情志。不论是什么作品，它作为作家的话语，只要是有感而发，就必然是对人而发，也许是对现实中的自己，也许是对前人，也许是对同时代人或整个时代的环境，也许是对后人。

E:《离骚》开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这是屈原“自报家门”。正配上《西厢记》中红娘对张生说的那句话：“谁问你来？”又好像京戏《四郎探母》中的《坐宫》独唱起头：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这类独白在戏剧中和诗中不同。戏中的话既是对听众说，又是对不在当场的剧中人表白，心中自有一个对话者，小姐、公主等等，是有潜台词的。诗就不一定。

他人:您的意思是有些独白形式的文学话语指向的对象比较单一,有些则是多对象的。

F:但多对象的对话并不仅仅在文学话语里有,文学评论也可以说是这一类的多对象的对话,对作者,对读者,又对两者都不是的一般人或专家。因此,这不如说是画外音,是独白形式的特种对话,其对象有单一与复杂之分。

他人:原来这样。独白形式的特种对话有多对象与单一对象之分,这跟日常生活对话一来一往同时只能出现一个对象就不同了。如此看来,对这里的对话还不能作通俗的理解。

G:所有这些对话与生活中的对话不同,不是有来有往,而是有去无回。生活中的对话的回答同时只有一个,文学对话的回答却是无数,还可以各各不同。在生活中,发言人可以预期对方的回答并且立即得到(有声的或者无言的),在文学中却不行。不论是作品或者评论,除当场朗诵或讲演外,写出来的都得不到就地回答。舞台上表演者可以听到掌声或嘘声,电影中的演员就不行,只能预期和事后获得。作者和电影演员一样,不能在这种对话中直望着对方,只能心中有而眼前无。若是时时刻刻当真想着读者、观众、听者,那只怕作不好也演不好了。因为回答既不能当时便来,又是各种各样的;接下去是对哪一种回答再说话呢?

他人:看来,对话与独白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一个话语都由一个人说(写)出来,但放到整个说话的环境中,它却成了对话中的一轮话语。所以,这里的对话跟生活中的对话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有日常生活对话的内涵,却无你来我往的形式。这对话毋宁说是一种既包含直义又具有隐喻性的对话,至少从对话赖以实现的言语形式上看,它是对日常生活对话这种形式的抽象与概括。但从对话者——人即话语主体——的角度看,对话的隐喻性似乎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H:既是对话,重要的条件是双方的地位和关系要对应,平等相待。既不认为自己比对方高明而大发教训,又不认为对方比自己高明而事事请示。最好是商量,同意不同意都可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发言的一方管不着人家,不像严师训徒,可以打手心。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也不能使我读他们的小说就和他们一样想。我得出来的和接受的恐怕和他们想教育我的不大一样。对话不是同样的声音。即使是空谷回声,也不能处处时时都一样。

他人:对话背后还隐藏着对话者的个性,他对世界和自己的独特看法,他的惟一的立场与态度,所以回答才不会时时处处都一样。这样看来,对话是推动学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精神,独白则会使学术固步不前,甚至陷入死胡同。

I:以上说了一通,仿佛独白,也是画外音,然还是对话,可能有种种回答的对话。

上面我们为金先生一文做了对话性分析,分析中加了些许扩展与发挥,权当做“可能有种种回答的对话”之一种。从传统看,写议论文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来阐明自己的见解。这是文章学的看法。例中从A到G讲的都是事实,还结合了种种比较,接着由事实及比较过渡到了此文的主旨——对话的本质在于对话者之间地位的平等。这是作文的套路。但从对话的角度看,事实摆给谁看,道理讲给谁听,不仅决定了作者如何立意与作文,更主要的是说明了作者在客观的论述中表现出来的对所议问题和他人话语的强烈意向和情态,在这里既有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回应(有同意和不同意的地方,也有补充和扩展的地方),也应答着学术界对复调小说理论的理解,还期待着别人同这篇文章对话。我们可以给出色的独白体文恢复对话语

形式,同样也可以把对话体文改写成相对而言可能出现的独白语形式。当然,具体操作会因人而异,在不改变客观的文意内容的情况下,操作者总归要掺杂进自己的意向,加以某种程度的扩展与发挥,因为这也是对话,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理解不是复印机的复印,否则个性就不成其为个性,毋宁说是被抽象出来的毫无差别的个体了,就像扎米亚金(Е. И. Замятин)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描写的那样。既然是对话,就得承认参与者有一家之言。若抱着自己也有一家之言的立场(第二者的立场)去读书,那么所获将不仅仅是知识,两相交锋出新意,读书时的对话将使你产生自己的思想、见解,而这对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学术文章中作者或明或暗的种种回应,在我们的分析中就显露了出来。每一位话语作者都是就某一话题所展开的永无完结的对话的参与者,每个这样的话语都是整个大对话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独一无二的环节。

参考文献

巴赫金,1998a,《巴赫金全集》第2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b,《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胡塞尔,1988,《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金克木,1996,《文化厄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钱中文,1983,“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

托多洛夫,1990,《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等译,台北:久大文化股份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温儒敏,199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夏仲翼,198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第4期。

许国璋,1991,《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通信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电子信箱:lingjh@hotmail.com

句子的实际切分^①

——语言学思想史笔记

钱 军

【提要】 句子的实际切分是语言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布拉格学派对此有卓越的贡献。本文考察布拉格学派奠基人 Vilém Mathesius 的著述,梳理他的有关思想。

【关键词】 实际切分

一、引言

Vilém Mathesius(1882—1945)对于英语主语的功能、述谓类型、宾语类型、主语—谓语关系、宾语—谓语关系等句法问题从形式、意义、功能、关系等角度都进行过细致的探讨,给人以启示(Qian 2001)。不过,平心而论,比较他的《当代英语功能语法》(1975)与 Otto Jespersen 的《语法哲学》(1924)和《现代英语语法》第3卷(1927),可以感觉得到,在对相同问题的探讨方面,Jespersen 的研究要更加全面。当然,原因之一在于 Mathesius 的《当代英语功能语法》就像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教程》(1916)一样,不是作者本人撰写,而是由弟子整理而成。

今天,当我们透过时间的间隔重新思考 Mathesius 在语言学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时候,可以说,他比较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句子的实际切分(捷克语 *aktuální členění větné*, 英语直译 *actual sentence partition* 或者说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FSP])的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关于句子的所谓实际切分》(1939)和《捷克语词序的基本功能》(1941)中。本文意欲对这些思想进行梳理,目的有三:(1)探究这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历史联系;(2)澄清若干模糊的认识(比如以为 Mathesius“于 1947 年提出了实意切分法”);(3)强调研究原始文本的重要性。

二、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

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是分析句子的两种方法。形式切分是从语法的角度研究句子成分,它的基本要素是语法主语和语法谓语。实际切分是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实际情境发生联系,它的基本要素是表述出发点(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an utterance)和表述核心(the nucleus of an utterance)。在《关于句子的所谓实际切分》的英译文(1975)中,“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的说法是 ‘information-bearing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the formal structure’ (Olga

^① 本文是“功能句法学”课题的一部分。该课题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2001.5.18—5.31,耶鲁大学 Edward Stankiewicz 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学,笔者同他探讨过一些问题。英语系对 Stankiewicz 的讲学提供了部分资助。Clemens Knobloch 教授提供文献并回答了有关问题。谨此说明并一并致谢。

Yokoyama 在翻译术语 *aktuální členění větné* 的时候,采用了 Paul Garvin 的译法。捷克学者在用捷克语写作时,大多仍沿用 Mathesius 的术语;在用英语写作时,使用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英译文暗示,实际切分研究的是句子的信息结构,或者说信息在句子中的分布。Mathesius 认识到这两种切分的区别,但是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两种结构是否属于句法的两个层次,也没有说明形式切分的用途是什么。关于前一个问题,František Daneš (1964) 后来提出了《句法研究的三个层次》的理论,可以说是发展深化了 Mathesius 的思想。当然,Daneš 的思想来源未必只是 Mathesius。捷克语言学家 Jan Gebauer (1838—1907) 和 Vaclav Ertl 在《捷克语语法第 2 卷:句法》(1926 年第 9 版:5—6) 也区分了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心理主语 (Firbas 1974:15)。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有关主语的术语——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心理主语——或许可以发现它们所指的是不同的层次。关于后一个问题,参见 Pavel Trost (1962)。

三、实际切分的思想的历史

Mathesius 知道,句子的实际切分是语言学界很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他在 1939 年的论文里提到了法国语言学家 Henri Weil (1818—1909) 和围绕在《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周围的一些语言学家。《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杂志》(1860—约 1890) 是德国第一家关于“民族心理学”的刊物,由 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 和 Moritz Lazarus (1824—1903) 编辑,详情参见 Knobloch (1988)。在《英语词序研究史》(1907) 里,Mathesius 详细谈论过 Weil 的著作《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词序比较》(1844; Mathesius 误把出版时间写作 1855)。对于围绕《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杂志》的语言学家所做的具体研究,Mathesius 没有具体说明。不过,Mathesius 有关实际切分(或者词序研究)的思想来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1) 法国语言学家 Henri Weil; (2) 捷克语言学家 Josef Zubatý (1855—1931)、Vaclav Ertl (1875—1929)、František Trávníček (1888—1961)、Jan Mukařovský (1891—1975); (3) 其他斯拉夫学者的工作。比如德国斯拉夫学者 Erich Berneker (1874—1937) 的《斯拉夫语的词序》(1900); (4) 其他英语学者的工作。比如 Etsko Kruisinga、Hendrik Poutsma、Otto Jespersen、George Curme。

虽然语言学界早就注意到了实际切分的问题,但是还存在下列问题: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的关系;术语的缺陷。在 Mathesius 以前,所用的术语是 *psychological subject* (心理主语,心理主词) 和 *psychological predicate* (心理谓语,心理谓词)。关于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Hermann Paul (1846—1921) 等学者对心理主语的看法,参见 Jespersen (1924:147—150) 和 Knobloch (1988)。Mathesius 认为,心理主语是叙述的主题 (theme),而表述出发点并不总是叙述的主题。其次,心理主语、心理谓语与语法主语、语法谓语过于近似,不利于区分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再有,这两个术语的心理学色彩把实际切分的问题排除在正统的语言学范围之外,而句子的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的关系恰好是语言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四、表述出发点与表述的主题

表述出发点并不总是表述的主题,但是在许多时候,两者是等同的。比如:

- (1) Byl jednou jeden král, a ten král měl tři syny. Nejstaršího z nich napadlo, žpřý si půjde do světa hledat nevěstu (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king, and this king had three

sons. It occurred to the oldest one that he would go into the world to look for a bride).

Mathesius 称这句为“简单的连贯叙述”(simple connected narration)。在简单的连贯叙述当中,表述出发点通常就是主题,主题来自前一个句子。比如这里第 2 句的表述出发点 this king 是第 1 句的主题 a king,第 3 句的表述出发点 the oldest one 包含在第 2 句的主题 three sons 当中。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Mathesius 已经涉及到了以后由 Daneš(1970,1974)细化了的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 TP)的概念。“简单的连贯叙述”相当于 Daneš 的“简单线形主位推进”(simple linear TP),即前一句的述位变为后一句的主位。

第二,从例句判断,表述出发点与位置有关,总是在句首,而主题可以不在句首,比如例句中的 a king。从 Mathesius 的分析判断,主题应该是谈论的对象。这与后来一些学者的用法不同。比如, Firbas(1964)的 theme 是对交际贡献最小的成分,而 Halliday(1994:37—38)的 theme 是由位置表示的,通过句首得以实现。Kuno(1976:179)认为, Firbas 的主位概念虽然吸引人,但是无法精确地阐述,而 Halliday 的主位概念则完全脱离语篇功能,成了没用的概念。

第三,主题可以是直接来自前一句,也可以是间接来自前一句。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第 1 句怎么分析?根据 Mathesius 的解释,表述出发点是语境中已知的(known)或者至少是理会的(understood)东西,说话者由此出发。表述核心是说话者对表述出发点或者与表述出发点有关的东西所讲述的内容。如果表述出发点是听话者已知的或者可以理会的东西,那么叙述的自然顺序应该是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可是 Mathesius 的分析却是,例 1 第 1 句没有已知的东西,只有表述核心和它的伴随词(指时间状语)。Firbas(1992:72)继承了 Mathesius 的这一思想,他不认为每一个句子都要有主位,但是每一个句子必须包含正述位(rheme proper)和正渡位(transition proper)。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Mathesius 对表述出发点的理解是从意义出发的(即表述出发点是语境中已知的或者至少是理会的东西)。如果从形式出发,把表述出发点与句首位置联系起来,那么例 1 第 1 句的表述出发点就是时间状语,而这个时间状语是听话者不知道的。但是必须注意:(1)整个一句话里都没有听话者已知的信息,这种情况应该是限于语篇的开篇句。正因如此,有必要对开篇句的形式类型进行划分(参见五)。(2)Mathesius 讨论的句子限于叙事文体,而非抒情文体。这两种文体各有其占主导地位的功能。

已知的东西可以根据上下文判断,比如第 2 句的 this king,它从第 1 句的未知信息 a king 转变成为已知信息。指示代词和不定冠词的使用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此不会有什么异议。“理会的”东西没有上下文提供直接确凿的依据,怎么判定?Mathesius 没有提供可以操作的标准。我们可以推测或者假定的“理会的”东西应该包括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因为所有事情的存在和发生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两个因素。虽然“理会的”成分有别于“已知的”成分,但前者也要依据上下文,否则对于作为表述出发点的 yesterday、you 等变换形式(shifters, Jespersen 1924; Jakobson 1957; Birnbaum 1998:57)也无法判定所指。Daneš(1974:106)的相关译文是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tterance is] “that which is known or at least obvious in the given situation and from which the speaker proceeds”,即表述出发点是已知的或至少是情境当中明显的东西。